



四川人民出版社  
一九八〇年·成都

封面设计 曹 阳  
扉页设计 陈 瑟  
插 图 袁吉中

火 剑

崔 桦

---

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(成都盐道街三号)  
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

---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3.5 插页1 字数51千  
1980年4月第一版 1980年4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 1—33,000册

---

书号: R10118·285 定价: 0.29 元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开头的話 .....           | 1   |
| 第一章 俺爹、俺娘、我和韭花 ..... | 3   |
| 第二章 码头上初遇小报童 .....   | 7   |
| 第三章 迷糊师兄解围 .....     | 15  |
| 第四章 冒着危险进厂 .....     | 30  |
| 第五章 地下火在蔓延 .....     | 45  |
| 第六章 落进圈套以后 .....     | 60  |
| 第七章 事情发生急剧变化 .....   | 80  |
| 结尾的话 .....           | 106 |

## 开 头 的 话

火剑是一把剑吗？

是的。哦，不是，是一个小孩儿。

一个小孩的名字吗？

是的。哦，也可以说是一群小孩儿的名字。

那么，到底是一把剑，是一个小孩儿，还是一群小孩儿呢？

要回答这个问题，话就长了。我小的时候，在重庆国民党军政部兵工署所属的一个兵工厂里当艺徒。兵工厂里“达达达达”的试枪声和“更更更更”的试炮弹声，天天响个不停，震得地上的青草和天空的云彩都在颤抖。整个兵工厂被笼罩在恐怖的枪声和炮弹声中。

俺爹常说，这鬼地方，孩子难长大，连棵树也长不好。

你见过枫树吗？枫树又叫枫香树。秋风一吹，树叶都变成深红颜色，把凉悠悠的秋天装饰得壮丽极了。可是，在这个兵工厂山坡上的枫树，听说被枪声、炮弹声吓住了，秋风飕飕地吹，叶子就是不红，那颜色象得了黄胆病人的脸似的，难看极了。后来，这里出现一个名叫火剑的孩子，他和兵工厂里的一群小孩儿结成了朋友，不怕枪声，也不怕炮弹声，卷进了工人斗争的浪潮，同敌人展开了一场特殊形式的搏斗。在斗争最紧要的那天，当敌人的子弹朝火剑飞去的时候，说也奇怪，那枫树全变了，变成醉红醉红的了。

真的？

真的。这是我亲眼看见的。

如果你们有兴趣，让我把你们带到遥远而陌生的往事中，认识一下火剑和他的伙伴们吧！

## 第 一 章

### 俺爹、俺娘、我和韭花

三十三年前，也就是一九四六年，一个动荡、苦难的年月。当时，我正在兵工厂炮弹厂里当钳工艺徒。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正是背书包上学读书的时候，为什么进厂当奴隶？因为俺爹被厂长资遣了。资遣就是给一点钱把你遣返回家。这个兵工厂原来是河南巩县兵工厂，很多河南人都是跟随这个兵工厂迁到四川来的。现在遭到资遣，资遣费又极少，根本回不了家乡，狠心的厂长用这种办法把好几百离乡背井的河南人，推到走投无路、饥寒交迫的困境中。有的工人上吊死了，有的工人被气疯了。到处都在议论纷纷，不知道哪天早晨这灾难也将落在自己的头上，到处充满绝望的叹息。

俺爹是个很本份的人，工友们都说他是个“老实疙瘩”。他被资遣以后，一天到晚蹲在地上，两手抱着头唉声叹气。俺娘本来就有病，一听说俺爹被资

遭，就倒在床上起不来了。生活的重担落到了我和我的小妹妹韭花身上。

我叫辘辘，是俺娘起的名。说是俺娘怀我的时候，七个多月了，还得去给地主挑水。有次挑水，绞水用的辘轳一滑，把俺娘打昏在井边上，回去就生下了我。俺娘说：“这孩子命苦，没有到世上来，就挨东家辘轳的打，就叫辘辘吧！喊几年，命就好了。”

命好什么？喊了十二年，还得进厂干活，养活一家人。我进厂以后，天天提个饭盒，同大人一起上工，一起下工，慢慢地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大人了。尤其是我站在老虎钳前面，拉开架子锉锉刀的时候，随着“咕咕咕”的响声，铁屑象雪花一片片飘落在地上，觉得自己还是挺能干的。特别是关饷以后，我回到家里，把关金券往桌子上一放，微皱着眉头说：

“饭做好没有？”真是有个了不起的样子。我在妹妹面前那股神气就可想而知了。

我妹妹叫韭花，这名字也是俺娘起的。俺娘生她以后，俺爹失业，一家人没有吃的，妹妹没有奶吃，瘦得象一只小猫。有一天，一个卖菜的老头儿经过俺家门口，见我妹妹瘦得可怜，抓给俺娘一把韭花，没有要钱就走了。事后俺娘说，韭花炒肉是能上席的细菜，

怎么会不收钱就走了呢？她硬说那卖菜的老头儿是下凡来搭救妹妹生命的神仙。从此，我妹妹就叫韭花了。

韭花八岁多了，每天提一个篮子，篮子里放一根一尺多长的五齿小铁耙子，到处拾煤核儿。说是拾煤核儿，实际上是抢煤核儿。当兵工厂铸造厂的工人把冒着烟的煤渣倒出来的时候，一群拾煤核儿的孩子一涌而上，拼命地挤呀，刨呀，抓呀，直到煤渣里没有煤核儿了，他们才心满意足地散去。因为这个缘故，韭花穿的衣服又脏又烂，衣服上、鞋子上有许多被煤渣烧破的焦黄的小圆洞，手上经常有被烫的水泡，脸上满是煤黑，只有两只圆溜溜的眼睛闪动着天真而又有些怯懦的光芒。有时候，韭花没有拾到煤核儿，我就使劲朝她额头上戳一指头：“没有烧的，不准吃饭！”她一听不准吃饭就哭了，她眼眶里好象早就储存了一池泪水，随时可以流出来似的。泪水一到脸上就变成了黑色，流过的地方冲出两条粉红色的水沟。

韭花平时不敢进厂，害怕守门的卫兵打她。可是有一天中午，我正在引信班门口用棉纱擦手，她忽然从一堆机器箱后面钻出来了，篮子里装满了又大又黑的煤核儿。我惊诧地问：“你怎么进厂的？给卫兵买烟了？”

她得意地笑笑，故意不回答。

我知道，要进厂拾煤核儿，必须给守大门的卫兵塞一包纸烟，“红吉字”、“佛宫”、“金钱”、“赛马”、“白姑娘”，什么牌都行，价钱越贵越好。韭花怎么会有钱买纸烟呢？

我眼睛一瞪，正要伸出指头戳她的额头，她才说是从一条下水道里爬进来的。她指一指前面旧仓库的后头，说那儿有条直通河边的下水道，里面是干的，可以猫着腰爬进来。她是跟着别的孩子爬进来的。这样可以到铁工厂的煤渣堆上拾煤核儿，没有那群野孩子同她抢，一会儿就可以拾满满一篮子。我心里真高兴，象俺爹高兴的时候那样，伸出两只手，轻轻捧着她的头，在她秀气的脸蛋上，“嘬儿”亲一下。韭花咧着嘴笑了，满嘴排列整齐的洁白小牙当中，两个缺牙孔，显得多么可爱啊！

我对韭花说：“你回家去，我到码头上等迷糊师兄。”

她撒娇地扭一扭身体：“我也去！”

我心里明白她到码头上是想吃点什么东西，我象大人似的没有表示同意，也没有表示反对，转身就走。她紧紧地跟在我的屁股后面。

我们顺着一条煤渣铺的路向码头走去。

## 第 二 章

### 码头上初遇小报童

我和韭花到码头上等迷糊师兄，他替俺爹借钱去了。因为俺娘病倒在床上，十来天没有吞一口药汤了。

远远望去，整个天空充满烟雾，使人感到沉重的窒息。长江在无声无息地缓缓流着，江面上破破烂烂的小船似乎没有怎么动，只有背着一个黑甲壳的轮船，拖着一股黑烟在木船中间穿过去。轮船在江面上犁出的波涛，使小木船上下颠簸。

码头上还是熙熙攘攘、混乱而嘈杂。这里一圈人，那里一圈人。有卖打药耍魔术的，有说书卖唱的，有看相取痣的，也有掷骰子赌钱的。挑担卖素面的把碗敲得咣咣响，卖炒米糖开水的使劲吆喝，残废的乞讨者在向行人苦苦哀求……这些声音交织在一起，听了叫人头疼，叫人心神不安。

那家小电影院门口挤得水泄不通，也许要上映新

电影了。海报上画了几条女人大腿和五光十色的玻璃酒杯，两行美术字写的是：

“跳舞场中，香槟酒令杯光钗影  
游泳池畔，玉腿粉臂水调歌声”

我看了很久，也不懂这两句话说的是什么意思。朦朦胧胧知道，说的是那些有钱人过的无忧无虑的豪华奢侈的生活。

那家百货商店门口有个三人小乐队，穿着小丑服装，鼓着腮帮，吹吹打打，扭着屁股逗引顾客。门前贴满红红绿绿的大标语，上面写着：

“不惜血本，忍痛减价！”  
“买一送一，拍卖还乡！”

挤热闹的人多，买东西的人少。我想，他们还乡，可以拍卖百货，我们还乡，又拍卖什么呢？

我们站在桥头，向江边一望，那就是另外一番情景了。江边坐着许多等待搭船的难民，有些坐着，有些躺着，有些还用块油布搭起一个小棚，一家人挤在

里面。有的吵架，有的啼哭，还有个酒疯子偏偏倒倒地走着，后面跟着一群衣不蔽体的小孩。

那一片片瘦长的木船，象一群群黑色的虾子，拼命地挤在一起，都正忙着卸货。腰间围着烂麻布的搬运工人，在把头的怒视下，背负着小山一样的货包，嘴里咬着竹签，艰难地移动着步子，哼着从胸腔里强压出来的声音。

我转过身来，发现韭花站在卖素面的小担子跟前，仰着脸贪馋地看别人吃面条。那红油拌的面条“吡溜、吡溜”往人家喉咙眼儿里跑的时候，她一个劲地吞口水。我象受了很大侮辱，狠狠地把她拉过来，往她额头上戳了一指头。她想哭又不敢哭出声音来，泪水在眼眶里荡过来又荡过去。

这时，一阵非常悦耳的叫卖声，从桥东头传了过来：“卖报！卖报！新华日报，新华报扫荡中央报，新华报扫荡中央报，卖报！卖报！”这个报童穿一件紫红色背心，蓝布裤子，裤管卷得很高。一头好看的短发，轻轻遮住半个额头，额头下面是一双十分聪明、机敏的眼睛，脸上淌着汗珠。

忽然间，从桥西头也跑过来一个头发蓬乱的报童，年龄稍大，穿一双好象是从哪里拣来的大皮鞋。腰间

一根宽宽的皮带，把破烂的上衣紧紧扎在身上。他五官端正，只是眉宇间挂着一种闯江湖的野性。他举起一张报纸，边跑边喊：“中央日报，大公报，卖报咧，请看中央日报，大公报，扫荡报！”

他从我和韭花面前跑过去了。

当他看见对面小报童跑过来了，故意大声嘶叫：“中央日报，请看中央日报，中央报扫荡新华报！中央报扫荡新华报！”



小报童也提高嗓门回答：“新华报扫荡中央报！”

他们两个的喊声中都充满挑衅和仇恨。当他们在大桥中间碰面的时候，那个大报童叉开双腿，拦住了小报童的去路。小报童静静地站住，怒视着对方。相持了一会儿，小报童想从大报童身边绕过去，

刚刚走了两步，大报童一掌把他推了回去。

小报童站住了脚，对大报童扬扬拳头：“要打架吗？你当心点！我会打得你叫饶的。快让开！”

大报童蔑视地哈哈一笑，紧了紧腰上的宽皮带，等待小报童怎样动作。

两个人都不做声，这一个走动一下，那一个也走动一下，可是都只横着步走圈子，始终举着拳头，面对面，眼对眼。

韭花害怕把篮子里的煤核儿打倒了，把篮子搂在怀里，靠在我的身上。

大报童用威胁的口气说：“你从此不到这码头上来卖报，我就让你过去！”

小报童毫不相让：“你能来，我也能来！”

“这是爷儿们混饭吃的地方。来了就揍你！”

小报童讲着道理：“我们各卖各的报，何必这样！”

“哼，那我就要揍你！见红！”

“我倒想看一看。我不是小姑娘，更不是糖吹泥捏的，吓不了我。毛头！”

毛头见小报童也知道自己的“大名”，更加得意了，摇晃着脑袋，浑身都是威风。“你认识老子，想

必知道我的厉害。那就放明白点！”

“明白什么？”

毛头一叉腰：“不准你来这里卖报！”

“我偏来！”小报童也一叉腰，把一只脚斜过来。二人恶狠狠地瞪着对方，肩头对着肩头了。

“好呵，真要打么？”毛头退后一步，然后猛地抡起拳头朝小报童胸口上就是一拳，小报童躲闪不及，往后趔趄了几下，坐在地上。毛头没有料到对手这么容易收拾，嘴角浮起傲慢的微笑。小报童连忙跳起来，脚跟刚刚站稳，毛头又劈脸打来一拳。这次小报童敏捷地一埋头、一闪身，来了个顺手牵羊，轻轻一拉毛头的衣袖，毛头扑咚一声，栽倒在石板地上，一个嘴啃泥，鼻子碰得直流血。小报童紧紧腰带，准备迎接恶战。毛头猛地爬了起来，解下那根又宽又厚的皮带，象一头发狂的小豹子向小报童扑去。

群众早已围了过来，兵工厂的几个工人把毛头拦住，不让他挨近小报童。等毛头挣脱工人人们的阻拦，小报童已经跑走了。

毛头气得双手发抖，两眼发红，怎肯罢休？只见他把两根指头往嘴里一插，发出一声尖厉的唿哨。刹那间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钻出来五六个流浪儿，都是十

二、三岁，光着脊梁，打着赤脚，有的戴顶破草帽，有的嘴上啣截纸烟头，有的脸上戴了一副用稻草做的眼镜。



但是，他们都有一双猴子般的眼睛，灵动、机敏、狡黠。

毛头用手一指命令道：“追，卖‘新华’的小子，使劲捶！”

流浪儿们朝西头一看，远处正好传来小报童的叫卖声：“卖报，新华日报，新华报扫荡中央报，卖报，卖报……”

这喊声更激起流浪儿们的愤怒，他们发疯似的朝着那声音追去。

毛头满意地笑笑，他用衣袖揩一揩脸上的血和泥土，又撕下一点报纸，揉成纸团塞到鼻孔里，瓮声瓮气地说：“总有一天，老子要报仇！”说罢转身就走。谁知他走了两步，一只皮鞋的底子脱落下来。毛头做

了一个怪相，拾起来看了看，顺手把鞋底扔到桥下去了。他一只脚上穿只大皮鞋，一只脚光着，一跛一跛地走了。

我不由得“嘿嘿”笑了起来。韭花睫毛上泪珠还没有干，也跟着“嘿嘿”笑了起来。我一边笑，一边想着：毛头的“队伍”能追上小报童吗？追上之后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呢？

没有等到迷糊师兄，只好和韭花回家去。路过点心铺的时候，想给俺娘买点吃的。我走进铺里一看，玻璃柜台里面贴着许多五颜六色的纸条，上面写的价钱吓我一跳。一般的点心都是四百元一个，有个什景大蛋糕要一千二百元，还有一个嫦娥奔月的月饼，标价七千块钱。我把身上所有的关金券掏出来才二十六元，买了一个比核桃大不了多少的蛋糕。我们离开点心铺的时候，韭花非要拿蛋糕不可，叫她拿着，可她走几步，打开看一看，再走几步，又打开看一看。我使劲朝她额头上戳一指头，她再也不敢看了。

我们往家里走一步，心里增加一分忧愁。俺娘还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，又没有等到迷糊师兄，这怎么办？天空灰濛濛的烟雾后面，黑压压的乌云从长江对岸压了过来，象无穷无尽的苦难压在我们兄妹的头上。